

# 冬读唐诗书香暖

裘国松

江南的冬天来得就是晚。就说2020年吧,11月7日是“立冬”,微信朋友圈爱热闹的人,居然翻出过往的雪景图片来“应景”,其实这一天的大街上,好多年轻人还穿着长袖衬衣。在宁波,通常到12月上旬,吹来的风,才有了几分寒意,日子便慢慢进入气象意义上的冬天。2020年的宁波入冬时间更偏晚,12月14日才姗姗来到。入冬不久的一个双休日,我对尘世做了一次小小的逃亡,一个人躲在自家宽敞的露天阳台上,再泡上一杯浓浓的龙井,埋头重温唐诗。

“冬读唐诗”,集中抽出数天时间,以唐诗的人文温度,暖一番自己的心田,差不多是我十余年来一个读书习惯。冬读唐诗,最宜于晴和而恬静的午后。这光景,阳光温煦,洒在身上、脸上,时间也仿佛慢下来。我在唐诗诗隐的诗意、淡淡的忧伤、温煦的气息之中,任意放牧心灵,然后生发种种遐想、思索、欣喜、悲悯,甚至动容……

都说读唐诗可探寻到人类思维的共同规律,感受中国文化慈母般的温暖与宽厚。又有人说,唐诗,它创造了令后人仰慕千年并将继续仰慕下去的中国文化奇迹。这些话我爱听,因为我太有同感了。也许是缘于对唐代历史、对相当多诗人的身世嗜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,所以,唐诗时常会给我一个密码,向我传递一种无法确切言说的信息,最终抵达心领神会的境界。

想起了鲁迅,他有一篇谈博览的文章,叫《随便翻翻》。两个冬日我读唐诗,“翻来翻去,一多

翻,就有比较。”一比较就生发出三个心得。我一直不认为读书是一件特高尚的事,它只能说是一个人的爱好,就像我的许多同事闲来喜欢跑去野外钓鱼。平心而论,我今年捧读唐诗所获的三则心得,兴许还抵不过人家三次钓鱼的经历有意思,但我还是将它们付诸笔端。

## ■杜甫:坦然面对新老交替——

江汉思归客,乾坤一腐儒。  
片云天共远,永夜月同孤。  
落日心犹壮,秋风病欲苏。  
古来存老马,不必取长途。  
——杜甫《江汉》

读了此诗的那个中午,我看到一家媒体的特约评论员文章,说的是当前“进退转留”的领导干部,如何正确对待党和人民的选择,云云。说句公允话,进、退、转、留这四方面人物,最值得关注的毕竟是退下来的那拨人。而杜甫这首诗正好点击了这个问题。这得感谢唐人,他们写诗往往不拘一格,什么话题都上。

杜甫明摆着的观点不外是,老马既要有“落日心犹壮,秋风病欲苏”的豪气雄风,更要有理性的认识:老马识途固然是长处,但老马毕竟老了。尽可“不必取长途”。这种认识才是辩证的统一。

人们也许会认为杜甫一生坎坷,晚年贫病交加,还流落湖湘,仍不知为官者之苦衷?但是,我们还应看到,杜甫曾一度在皇帝身边做过“左拾遗”,还曾在工部谋过事。再看另一方面,纵然他仕途不顺,杜工部一生创作的诗歌也多以揭露社会黑暗入手,而“致君尧舜上,再使风俗淳”的政治理想至死未变。如

此看来,能说他轻轻松松站在一旁说风凉话吗?

## ■陈子昂:空前绝后的时空感慨——

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。  
念天地之悠悠,独怆然而涕下。  
——陈子昂《登幽州台歌》

读唐诗,人们习惯于了解它的历史背景、文化背景和创作背景,这对理解诗意,获得历史感有帮助。然而,如果光以这种方式去解读陈子昂的这首诗,到头来无非是一个报国无门、仕途失意的一封建士大夫登高望远时几声叹息。那么,它又为什么具有如此魅力,历经千年一直能引起后人强烈共鸣呢?

想象开去,唐诗与文物有点类似。不错的,两者都具有永久的人文价值,也忠实记录了历史前进中某一个瞬间的信息。不同的是,文物的人文价值和历史信息永远凝固在自身之中,其答案亘古不变。而唐诗与许多文学作品一样,既可成为我们探知历史的一面镜子,又趁我们一疏忽,超脱了具体的自身内容,升华为人类生活和心灵写照。就像《登幽州台歌》,其魅力恰恰在于“人人心中皆有,人人笔下全无”的时空感叹。

说这首诗“人人心中皆有”,不难理解,又说它是“人人笔下全无”,是否有些夸张呢?对时空的感慨,是人类的共性,几乎每个普通人都有体验,即便在唐诗里,类似的有李白的“今人不见古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”,有崔颢的“黄鹤一去不复返,白云千载空悠悠”。陈子昂这首诗妙就妙在没有直接描述高台悲风和野莽苍凉,没有像李白、崔颢他们借用月亮、黄鹤、白云去述怀,而是凭

无限空灵和极端抽象的感知,把人类推向了浩渺的宇宙时空之中。然后,诗人再隐隐相告:既要有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,又要作落魄江湖的思想准备。

## ■韩愈:富有远见的文保意识——

七言古体诗是唐人的拿手好戏,它是唐诗“盛唐气象”的柱石和栋梁,即便到中唐,还有韩愈、白居易、元稹等大诗人撑杆。韩愈在七古《石鼓歌》里,感情奔放、才气磅礴地写了66句462字。难能可贵的是,韩愈的那首“长篇咏物诗”,表露出强烈的富有远见的文保意识,抒发了古代知识分子对文物保护不力的深深遗憾。这实在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。

那么,韩愈在《石鼓歌》时倾情关注、大书特书的石鼓又为何物呢?石鼓乃先秦之物,石作鼓形,其数有十,上刻四言诗各一首,刻于石上之文字便称“石鼓文”,我国现存至今的石刻文字,属“石鼓文”时间最早、代表性最强,世称“石刻之祖”,近代康有为称其“中华第一古物”。唐初石鼓被发现,只可惜保护不力而十鼓失一。直到宋代,才由向传师广求于民间,始得其全。

在《石鼓歌》里,韩夫子先叙石鼓的由来,再述石鼓的历史价值和保护方法,末了感叹十而失一,写得十分在行。其实,对韩愈而言,这有点举重若轻。他除了做清官、写散文、作诗歌,业余的闲情逸致是钓鱼、喝酒,还有一个“强项”便是关注文物,“摸摸弄弄”即有见地。

是的,冬读唐诗书香暖。数九寒天,手捧唐诗,在唐诗之书香里徜徉,体味一个个无限美妙而温暖的境界,快哉,乐哉!

# 修养——源自心灵的善良

毛柯柯

在我懵懂的年纪,频繁接触到“修养”一词。随着年龄增长,阅读量增多,我的课外读物由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扩展,后来读到了刘少奇的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,了解到那是延安时期,党要求党员在言行、事业、品质上具备良好的修养,是品德教育的好书。

少儿时,有关品德教育常与生活言行结合,内容浅显通俗,离不开“仁义礼智信”理念,如今推敲,这些理念就是人生修养中的元素。所以,修养是源自心灵的善良。

当今社会,不良现象五花八门,大有坑蒙拐骗、恶势力、食品危害、破坏生态;小有乘车霸座、浪费粮食、假冒伪劣、以强凌弱等,这些现象的产生,说到底都与个人修养有关。网上有两则故事:一是去年初,正当我国疫情处在严控阶段,一名在澳大利亚工作的女性回国后在北京某小区跑步,未按规定佩戴口罩,被纠正时仍傲慢无理、谩骂吵闹。事后,听说她被限期离境,她工作所在的企业也将其辞退;另一故事,有一白领丽人应聘某家大公司,“过关斩将”进入到董事长面试一关。喜悦中,她带孩子先一天来到公司大楼前的公园,阳光明媚、惠风和畅。她与孩子闲坐在靠椅上吃着零食,包装纸、干果皮散落一地。此刻,一位老者过来扫去垃圾。女士在老者转身对孩子说:看!你如果不好好学习,将来会像我一样只配扫地。老者回望一眼,摇头而去。第二天,女士满面春光接受面试,当她与董事长对视时,发现竟是前日在公园扫地的老者,女士的惊讶与羞愧不言而喻,应聘结果不再赘述。

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,一个瓜果飘香的金秋,甘肃兰州“兰洽会”上来了一批日本商人。开幕式结束,商人希望按自拟的日程活动,组织上便让我陪同。通过一周的接待,他们的两个好习惯令我赞赏:一是守时。无论集合出发,还是会议讨论,他们绝对遵守时间;二是厌恶浪费。

我国的古圣先贤很注重修养教

育,“仁义礼智信”作为华夏民族的做人准则,已经传延数千年,这种理念在东南亚多国也被认同。仁,倡导做人需有悲悯的情怀,人与人之间要有关爱、和谐、合作的态度。个人幸福不能建立在牺牲他人的生命和尊严之上;义,倡导做人需有底线,敬畏法律,遵守制度。在义与利面前,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,守得住道德原则;礼,倡导做人需有礼让和自觉遵守制度的品行。中国人常以低垂的谷穗来赞誉稻米、高粱、谷子的成熟和饱满,来比喻学问深、本事大的人谦逊和礼让。有一年北大开学,一新生在寻找宿舍途中他内急。忽见一长者仙风道骨,迎面走来,便央求他照看行李。新生返回后,谢过立于行李旁“尽职”看护的长者。

第二天开学典礼,新生在主席台上发现为他照看行李的长者,方知是大名鼎鼎的北大副校长季羨林;智,倡导做人需有追求知识,增长智慧的价值取向,所谓观一叶而知秋,就是让人在学习过程中增强趋利避害的判断力。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“美德即知识”与我国名句“博学而笃志,切问而近思,仁在其中矣”近似。正确的人生观、道德观只有建立在科学的知识和真理的基础上,才能筑牢人类安身立命的道德根基。而那些以强凌弱、强横霸道、不敢担当的人,往往外强中干,无需考察就知是不善学习的无智之人;信,倡导做人需对承诺的守信和尊重,简而言之,就是说话要算数,言而有信。

《易经》是我国更早涉及修养教育的著述。千百年来,不少人认为《易经》是算命的,其实《易经》是一部做人做事的人生手册,是人生的行动指南。《易经》要求人类需按天道行事,符合天道者则吉,反之则为凶。吉或者凶只是事物发生的结果,如何趋吉避凶,全在做人的修养。

民国时期,我国品德高尚的学者众多。如胡适、傅雷、梁启超、梁实秋、陈独秀、季羨林等,他们博学多才、著作等身、谦卑礼让,并且有极好的自律和修养,这种“智者不惑”的精神让后人永远敬佩尊重。

# 与童话相遇

虞燕

是的,我觉得石舍香樟营地就是个童话世界,山色如画、溪流环绕、竹声萧萧、鸟语啾啾,竹筏、木屋、千年古樟、野果子……当然,还有那么一群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人,眼神纯净、神态怡然,好似那里能隔绝世间所有的纷扰。

去桐庐,本不是奔它而去,因为并不知道它的存在。桐庐处处是景,我们转悠来转悠去,转到石舍村时已是傍晚,村庄很小,却是个拥有4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,古街、古道、古树、古建筑群一样不少。冬日的山村,天暗得快,转眼,就像有谁给整个村庄披上了灰色的轻纱,暮色里,似有心灵的召唤,战友间无论熟悉与否,握手相拥,拍照留念,谈笑风生,亲如兄弟。

中午,大家在广场边的12号大排档就餐。尽管在座的战友中,有的曾当过领导干部,有的经营有方成了老板,有的已退休在家安度晚年,有的发挥余热继续为社会作贡献,有的还在为生计劳作田间或给企业当门卫,地位不一,贫富有别。然而,围坐在餐桌边,所有人似乎都回到了50年前,回到了穿上绿军装的那一刻。没有人炫耀自己的财富和地位,也没有人抱怨世态的不公和自身的不幸,大家交流的主题始终是军营的生活和彼此的友情。战友们回忆往事,开怀畅饮,你来我往,高潮迭起,仿佛回到了部队时的春节大会餐。

晚上,我们宿在了隔壁的芦茨村,次日早晨,却鬼使神差地又转回到石舍村,终于发现了通往“童话世界”的入口,并欣然进入。后来得知,石舍香樟其实是封闭式的部落营地,我们运气好,被前面那辆运货车“顺带”了进去。

近距离见到了芦茨溪,澄澈如孩子的眼睛,静静地从部落营地穿过。营地里,随处可见金黄的银杏、火红的枫树、苍翠的竹子、鲜嫩的果子,更多的花草树木,我叫不出名字,但并不影响我用眼睛贪婪地看它们。一座座木屋立于坡地山腰,颜色造型各异,在林间若隐若现,雅趣又神秘。眼前的一切,让我想起童年时看过的《绿野仙踪》,动画片一开头便是乡野、木屋,穿着连衣裙挎着小篮子的小女孩桃乐丝可爱而无忧。一个能让人回望童年的地方总是可亲的。

半道上,遇见了大象和喜乐妈,他俩是营地的其中两位负责人。这

里我得提一下这两个名字的来历,大象之名由石舍香樟快乐营的孩子们所起,大概因为大象这种动物看起来敦厚、有安全感,大象本人确实让人有这样的感觉。营地的每幢木屋都有主人和特别的名字,比如“香草的天空”“米库”“核桃木屋”。屋主被称为“营主”,来自全国各地,如喜乐妈是北京人,大象是上海人,营主每年从各自的城市回来住上一段,营地是他们的疗养之所,是身体和精神的栖息地,闲置时又可作为客栈对外营业,一举两得,闻者无不羡慕。

以上信息均来自于喜乐妈和大象,我们在那棵树龄一千多年的大香樟下喝咖啡,聊得风生水起,不知今夕是何夕。香樟旁的咖啡屋是新建的,叫作“羊小美咖啡屋”,为纪念一只风尘仆仆从北京来到石舍的小羊。大概是被那个故事暖到了,当日,我们在冬日的山里,在芦茨溪边,在香樟树下,聊了一上午,竟未觉一点寒意。

营地的食堂也别致,树枝、枯藤、麻绳等变废为宝,成了实用艺术品,超大的灶火膛里火光熊熊,我们就坐在旁边围桌而食。席间,多了香草一家——“香草的天空”营主,他们骄傲地向我推荐自种的有机的、青菜、红薯、溪里捉的鱼等真正的纯天然原生态食物,那么,除了放开肚子认真地吃,我还能干嘛呢?

夜晚入住“米库”,喜乐妈说适合我,文艺范。据说营主姓米,很爱美食,连木屋都要照着粮仓的样子改装,从外面看圆敦敦的,很可爱。木屋分客厅、卧室、阁楼、卫生间和露台,以绿色为主打色,布置得精巧、温馨,屋子里充盈着木头的香气。榻榻米、大木桶、矮沙发,蒲草团,木制浴台,绘了花鸟鱼虫的靠垫……无不散发出童话的气息,而一拉开树叶图案的窗帘,便天色满屋了。

说真的,活在童话里的感觉,好极了,哪怕只有短暂的一两天。



波平浪静 韩晓霞 摄

# 集合:缘于50年前的那身绿军装

陈鸣达

去年12月27日上午10时,一群人集合在奉化金钟广场。

这是原三石公社(现属溪口镇驻片)的退伍老兵。为了这次集合,他们早早起床,有的从乡村田间走来,有的从宁波市区赶来,有人患病住院,不顾家属劝阻抱病前来,有位战友是老中医,那天上午在医院坐诊,得悉消息看完病人后匆匆赶来。个别因故未到的特来电表达遗憾和歉意。

这次集合参加者众,到达时间准,依然是军人的作风!活动的召集人连说:“没想到。”要问为什么?缘于每个人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——50年前的那身绿军装。

1970年12月27日,二十多名青年告别老乡亲,在公社武装部长的带领下来到县城,在武装部脱下从里到外的所有衣服,穿上部队的大裤衩,换上崭新的绿军装。晚上,去电影院观看

了县政府欢送全体新兵的电影。第二天驱车到宁波,在军供站吃过中饭,便踏上了北去的列车。列车由一节节的闷罐车厢组成,车厢内拥挤、空气浑浊,车内不见车外景色,也不知开往何处。唯有中途休息或吃饭时,才有人从外面“咣当”一声拉开沉重的铁门,让大家下去活动一下,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。一路上没有音乐、没有电视、没有书籍,生活枯燥、单调无味。大家既有第一次离家的不适和忐忑,又有对未来自来军营生活的憧憬和向往。

列车在行驶了两天一夜后,终于在一个叫宿县(现称宿州)的地方停了下来。皖北的气温大大低于南方的家乡,很多人一时难以适应,冷得发抖。夜间,大家在刚打扫干净的马厩内席地而卧。第二天,奉籍新兵被分配到12军36师108团及所属各营。那时,部队执行“三支两军”(支左、支农、支工、军管、军训),驻地分散。团部及三营驻宿县,二

营驻五河县农场,一营驻淮北市。淮北市是一个“走路一支烟、坐车要一天”的煤矿城市,市区很小,而所属的各煤矿分布在周边百里外。除营部及三连驻市区外,其他各连都距离市区很远。因此,虽是同乡,平时难得一见。

1972年下半年,部队结束“三支两军”返回蚌埠南营房。老乡同住一营区,应该有机会见面了吧。但事实上除了入伍前同村或邻村相熟的战友外,仅有在列车上两天相聚时间的其他同乡,名字也想不起来,谈何联系。在部队这所大熔炉的锻炼下,每个人都得到成长进步,大多入了党,有的当了班长,有两位还被提升为干部。塔下村的曹全方曾被树为全团先进,在同乡中第一个入党,可惜在提干体检时因血压超标未果,更痛惜的是后因身患绝症病逝于部队。

战友们退伍回到地方后,各自为生活、事业奔波、爬坡,彼此间联

系见面就更少了,一些人自宿县一别就再未谋面。历经50年岁月的冲洗,昔日的战友们早已青丝变白发,少年成老翁。然而,在金钟广场上,似有心灵的召唤,战友间无论熟悉与否,握手相拥,拍照留念,谈笑风生,亲如兄弟。

中午,大家在广场边的12号大排档就餐。尽管在座的战友中,有的曾当过领导干部,有的经营有方成了老板,有的已退休在家安度晚年,有的发挥余热继续为社会作贡献,有的还在为生计劳作田间或给企业当门卫,地位不一,贫富有别。然而,围坐在餐桌边,所有人似乎都回到了50年前,回到了穿上绿军装的那一刻。没有人炫耀自己的财富和地位,也没有人抱怨世态的不公和自身的不幸,大家交流的主题始终是军营的生活和彼此的友情。战友们回忆往事,开怀畅饮,你来我往,高潮迭起,仿佛回到了部队时的春节大会餐。